推动古籍活化利用　每年举办百余场讲座

北大“藏书楼”拓片资源达8万余件

“阅读不是提供一个场地，不是办一次活动，也不是增加某项业务。阅读，是一项事业。”谈到阅读的意义，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陈建龙说。1898年，北京大学图书馆还被称作京师大学堂藏书楼，专供学人“研究学问，增长智慧”。1918年，李大钊出任图书馆主任，修订完善了图书馆规章制度，调整机构设置，奠定了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基础。他也因此被誉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之父”。百年之后，这所“藏书楼”依旧在延续着阅读的事业。这座拥有1000余万册（件）纸质文献的图书馆，每年开放350天左右，陪伴着一代又一代北大人度过了数不清的阅读时光。为了进一步发挥育人功能，这里每年举办百余场讲座，并让书籍走进课堂、走进展览，成为师生阅读、研究和思政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文献收藏冠绝全国高校

一座图书馆的“家底儿”当然要看藏书量。北大图书馆拥有1000余万册（件）纸质文献，其中古文献总量达160万册（件），数量冠绝全国高校图书馆。书不在多，更重要的是在质，珍本众多也是北大图书馆的一大特点。这里藏有敦煌卷子288号、宋元刻本300余种、各类拓片资源4万余种8万余件，是不折不扣的中国古代文献研究重镇。

在众多珍品之中，一部被胡适称为“第二最古本”的《红楼梦》则堪称镇馆之宝。在北大图书馆古籍中心，北京青年报记者见到了这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清抄本。书的扉页上，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胡适这样写道：“此是过录乾隆庚辰定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生平所见，此为第二最古本石头记。”

每周开馆长达112个小时

为什么是“第二最古本”？北大图书馆古籍资源服务中心主任钟迪介绍，《红楼梦》早期主要以抄本形式流传。现存脂评本中，年代最早的甲戌本虽然比庚辰本早6年，但仅存16回。相比之下，庚辰本保存较为完整。如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红楼梦》前80回，也以庚辰本为核心底本。

这样的“镇馆之宝”，并不是只供少数专家隔着玻璃观看。“以前很多课程，学生看到的可能是图片或者复制品。”陈建龙介绍，近年来，北大图书馆不断推动古籍活化利用，让珍贵文献真正走进教学和科研现场。一些院系的课程会直接来到古籍中心，学生不仅可以了解古籍的内容，还能近距离观察纸张、版式、刻工等细节。

中文系2024级博士生谢蒙恩就曾在版本学课程上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宋元刻本。“对于当时还是本科生的我来说，这种体验瞬间点燃了我对古籍研究的热情。”谢蒙恩说。

大钊阅览室　让革命历史触手可及

如果说古籍中心让人触摸的是纸张背后的历史，大钊阅览室则让一段革命历史变得触手可及。

2020年，北京大学图书馆设立大钊阅览室。1918年至1922年，李大钊曾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在这里，他引进马克思主义书刊和进步文献，修订完善图书馆规章制度，制定图书馆发展规划，推动图书馆从传统藏书楼向现代图书馆转型。

推门进入，大钊阅览室约1000平方米，阅览、展览和收藏三种功能融为一体。采光最好的一侧是学习阅览区，可以隔窗看到未名湖畔的博雅塔；中间是“大钊精神文献展”；另一侧则是闭架收藏区。

这里有三个特别容易记住的数字：“万、千、百”。

“万”，是闭架收藏区保存的万余册革命文献原件，从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千”，是开架“书说党史”学习专区里的千余册新出版党史和理论类图书；“百”，则是展柜中陈列的上百件馆藏珍本革命文献，围绕“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传播”“李大钊的救国思想”“李大钊与中国图书馆事业”三个主题展开。但大钊阅览室并不只是一个“展览馆”。北大图书馆将思政课、课程思政搬进阅览室，与马克思主义学院、政府管理学院、外国语学院等开展合作，学校强基计划人文学生工作坊也曾在这里举办。学生志愿者还会参与展览讲解和馆藏整理，在讲解别人之前，先完成一次与文献的深入接触。

近10年纸质阅读保持增长

技术的发展不断变革阅读方式，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电子阅读，但在北大，近10年来纸质阅读仍在保持增长，2025年纸本借阅达到120.9万册次。陈建龙告诉北青报记者，纸质阅读的增长一方面得益于北大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另一方面也与图书馆的服务方式密切相关。

在北大，图书馆每天清晨6点半就开门了，一直服务到晚间10点半，每周开馆长达112个小时，全年开放约350天。此外，图书馆不仅是为阅读“提供一个地方”，更通过多种活动吸引学生投入其中。北大图书馆每年会办上百场讲座，与其他讲座稍有不同，在这里，每一位主讲人都会列出推荐书目，让每一场讲座回归阅读。

“阅读不应该只是一个场地，也不应该只是办一次活动、设一个项目。”陈建龙说，他认为，阅读更像是一项“事业”，需要场地、活动、项目和服务共同支撑。这也让图书馆的育人功能有了更具体的注脚。

一部《红楼梦》庚辰本，可以让学生从“知道经典”走向“研究经典”；一间大钊阅览室，可以让革命历史变成可感知的场景；一次教授讲座，则可能因为一份书单，让学生在讲座后继续寻找答案。从1898年的藏书楼到今天拥有千万级馆藏的现代大学图书馆，北大图书馆一直在做的，并不只是“把书保存下来”。

张月朦（摘自《北京青年报》）

博物

广西蒙山发现汉代古墓

抢救性发掘出土各类文物19件



出土的部分文物（蒙山县文物管理所供图）

近日，广西梧州市蒙山县蒙山镇回龙村村民在种山作业时挖出3件文物，并发现古墓葬。接报后，蒙山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立即派员赶赴现场，叫停周边作业，在文物出土核心区域设置警戒区，联合公安部门加强巡逻值守、加装监控设施，同时向梧州市主管部门报备。

经梧州市考古专家实地踏勘与综合研判，初步认定该墓葬与出土器物均属汉代。出土的胡人俑座陶灯、网格纹陶罐、弦纹陶罐保存状况较好，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为保证文物安全，系统做好文物抢救性保护工作，梧州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报请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组织开展考古工作。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联合蒙山县文物管理所对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历时15天完成。此次发掘共清理汉代墓葬1座，出土铜壶、铜鍪壶、五铢钱、陶动物俑等各类文物19件，为研究岭南地区历史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后续工作将重点围绕对这批文物的精细化修复与墓葬形制相关学术研究展开，以期进一步深化对岭南地区汉代丧葬习俗的认识。

黄宁　韦娜　白珍珠（摘自中新网）

第二轮普查取得新成果

宁夏贺兰山新发现岩画超500幅

从宁夏银川市贺兰山岩画管理处获悉，贺兰山岩画全面复查工作取得重大新成果，截至目前累计新发现岩画500余幅。其中，中国国内罕见的“四马拉车”题材岩画首次现世，填补了贺兰山该类题材空白，同时一批动物纹样、抽象符号及珍稀古代生活场景题材岩画重见天日，为研究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社会生活、交通形态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

近日在贺兰山岩画保护区洪积扇区域，普查队员穿行于杂草乱石之中，俯身逐块排查裸露岩体。不少岩画刻在半埋于土层的石块上，露出地表部分十分有限，隐蔽性强，需要近距离仔细辨识才能发现图案痕迹。

贺兰山岩画全面普查工作完成于2002年至2003年，共登记5600多组岩画。受当年设备与野外调查条件限制，大量藏匿于乱石堆、浅土层下的岩画未能完整记录归档。自2020年起，管理处启动岩画复查工作，一方面核对旧有岩画保存现状，记录风化、冻融带来的病害，另一方面开展遗存查漏补缺。

本次新发现的岩画以动物图像、各类抽象符号居多。此次复查现场融合人工踏勘、无人机测绘、影像采集等专业手段，对每一处岩画精准完成定位、测量、拍照记录，全面保障普查成果的准确性与完整性。

山石无言，刻痕留史。贺兰山岩画管理处相关负责人表示，后续所有新发现岩画将统一开展数字化建档，录入岩画数据库。野外踏查的每一份收获，都将转化为长久留存的数字记忆，让散落在贺兰山间的远古文明，跨越岁月侵蚀得到接续守护，向后世持续讲述远古先民的生活故事。

李佩珊（摘自中新网）